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散文
下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SANWEN XIA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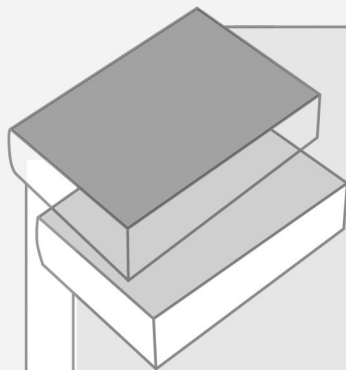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散文下卷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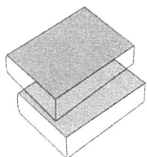
散文下卷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 XINSHIJI
JIANGXI WENXUE
JINGPIN XUAN
(2000—2019)

▲ SANWEN XIAJU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2000—2019. 散文. 下卷 / 江西省作家协会
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762-0480-3

I. ①新… II. ①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当代
②散文集—江西—当代 IV. ①I21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24722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17295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62-0480-3
定 价	55.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20-121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编委会名单

顾 问

马玉玲 叶 青

编委会主任

李小军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晓莉 石兰芳 李芬芬 李洪华

陈怀琦 范晓波 林 莉 袁 萍

彭学军 曾清生 樊健军

组织单位

江西省作家协会

本卷主编

范晓波 王晓莉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变迁呈现出纷繁复杂、巨大深渺的气象。人们在感受到文学的内涵和影响的同时,也惊叹于一潮又一潮的文学浪流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而去。江西省作家协会为此相继编选了“谷雨文学创作丛书”“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九十年代江西文学作品选”“江西作家精品丛书”等,旨在梳理、总结江西各时期文学成果。

转眼间,新世纪走完二十年的历程,文学在时间之流中继续着它的衍变。回望这二十年,文学的环境和自身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纵深发展,市场和读者作用于文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作家在文学中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打动读者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作家在如何处理现实、呈现生活复杂经验上,也存在着相应的难度和考验。

具体到江西文学,其不可避免地在一个大的文学语境中,在文学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生长的活力之间,生成新的裂变。文学队伍的结构、文学表达的焦点、文学描述的语言,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网络的兴盛而产生惊人的变化。作家必须更加用心地谛听窗外时代列车的呼啸,更加用心地感受城乡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脉动,更加用心地辨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呈现的世道人心。

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冷静和澄澈。广大作家依然保持了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象和现实矛盾、完善人的道德追求、捍卫人的精神价值的热情和勇气。他们依然真诚地拥抱时代却不浮躁,自觉地投入社会生活却不趋势谄媚。他们理智地思考、敏锐地发现,他们的创作不是对庸常经验的不断复制,不是对低俗欲望的无尽宣泄,不是对奇技淫巧的无谓追逐,而是在保持文学的艺术性、严肃性,远离创作

的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等方面,形成大的共识。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江西文学创作,总是力图以思想的映照来渗透文本,以冷静的思辨来叩问现实,以文化的自觉担当来回应历史。江西文学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稳健”的面貌特征,但是,在形成一支思想更成熟、创作更活跃、成果更显著的作家队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省的文学,除了是对时代的观察、记录、反映外,也必然和该地域人的生活、性格以及他们生存耕种的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我省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是丘陵和盆地。这就使得江西文化包含着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多种成分,呈现出兼收并蓄、交汇融合的特征。晋唐以后道教、禅宗的进入,以及宋明理学的兴盛,丰富了江西的文化色彩。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带有鲜明的“南方”特征:从容、散淡、轻逸。虽然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的市场行为和消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但是江西作家依然保持着文本上的优雅质感,他们以轻逸的话语姿势,通过一种“以轻击重”的方式表现社会变迁带来的人的内心的焦灼和冲突,以清新、质朴的文字来覆盖生活的复杂和不易。这样一种文学特征,给读者留下了“追求的不是力量,而是和谐”的印象。这种文学面貌,传承了江西文化传统中那种“中和”精神和灵性智慧的优长。我们与其说,这是江西作家一种不自觉的表达方式,毋宁说是一种寄寓了作家主观意识的叙述哲学。

生活不断,生命不息,文学探索与表达的步伐永不会停止。时代和人民始终要求作家用博大的情怀、深邃的目光、丰沛的想象,去探究、体悟和展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人们在存在境域中的欢欣和伤痛;要求作家不断思考:文学如何回到被日常生活所遮蔽的精神地带,如何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本质做出更为深远的探索与表达,如何对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新思想给予积极而敏锐的发现和回应。所以,努力去发现并艺术化地激活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精神品性,创作出真正意义上内涵丰饶而思想独到的文学作品,依然是江西作家的重要职责。

- 王志远 包围圈 / 001
- 贺贞喜 小世界 / 023
- 洪忠佩 唤醒一碗茶 / 033
- 李路平 猜测上帝的生活 / 039
- 王 俊 割禾客·牛信 / 049
- 范晓波 在虚拟中抵达 / 055
- 朱 强 有无帖 / 069
- 蔡 瑛 房子,房子 / 083
- 朝 颜 逃离 / 096
- 周亚鹰 送电影 / 110
- 周 文 枫叶红来菊花儿黄 / 114
- 简 心 被绑架的河流 / 119
- 王明明 迁徙,一场不散的宴席 / 124
- 李 琼 换肾记 / 138
- 朱法元 牌风 / 149
- 谢宝光 惊叫 / 157
- 邓 涛 摊脸 / 170
- 杨振零 但见九江送流水 / 177

江 子	高考记 / 182
徐春林	村庄的声音 / 199
罗 铮	棱镜 / 205
江锦灵	瓦房子是一把琴(外一篇)/ 220
茨 平	小镇令狐冲 / 225
傅 菲	元灯 / 232
彭文斌	胡同独步 / 249
籽 落	旷野的耳语 / 256
田 宁	疼痛的肋骨 / 269
詹文格	青青秧苗 / 282
罗张琴	寻豚记 / 299

包围圈

◎王志远

—

我们村里的人不轻易外出进城,如果有人家要进城了,那可能就是出了大事。所谓“大事”,是指谁家的某个人再不去城里的医院,就会有性命之忧。在去医院前,家庭中的主事者缩着脖子,一副哭相四处借钱。什么时候能凑齐一定的数目?不知道,也许一两天,也许四五天。钱到手之后,主事者邀上一两位贴心的亲友,带着病人直奔景德镇市某家医院。我们上兰村归上饶地区鄱阳县管辖,但距离景德镇市区更近,才五十来里,与鄱阳县城却相隔一百多里。需要救命的时候我们选择景德镇市而不是自己的县城,平时,我们与两个城市都不怎么沾边,哦,开杂货店的人家可能会与城市有些接触。方圆十几里吧,大体上只有拿“国编”的人需要办事或者开会什么的,才不嫌麻烦地在土质公路上磕磕碰碰、灰头土脸地搭车去自己的县城。我们村最大的干部是可以时常去公社开会的两名大队支委,但还是够不着县城。上了重点高中的人当然算是与县城亲密接触的人。据传,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一只脚大体上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但是村子里的几位后生先后只拿到三十里路的田畈街高中的录取通知书。那些个年

月,全公社每年难得有三两位学子考上中专,这可是要大放爆竹、大摆宴席并且放电影的大喜事,可谓“一人得中,全家光荣,全公社关注”。“田畈”代表田野,进了田畈街这种农村高中的,基本上认为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田地。我们常常这样定位自己。田畈街高中的校长以及教师们估计对自己学校的学生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我(志胜,高中开始改为志远,村里人仍叫我志胜)和村里的有羊、兴无(来源于“兴无灭资”,后改为兴君,其实大家仍叫他兴无)、文革(后来改为文远,我们仍旧叫他文革)如期地走出田畈街高中并且如期地投身于田野。这个时候,分田到户制已经实行五六年了,我们不需要去生产队报到顶劳力,直接归父母指挥,大家在自家的责任田里都有忙不完的活。在我们之前,全村六百多人口上过高中的总共不到五人。我们四个只有有羊是女的,回乡后基本没有什么接触,平时在村里偶尔见面,彼此客套地点点头,笑而不语,算是同学之间的友好招呼。有羊回村后会有什么心迹,我们不得而知,估摸着等待一个好人家然后把自己嫁出去吧。我们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当然不止有羊一位女生,也当然不止我们几位男生。像一场战役似的,刚开打时有好几十人马,能够顺利考上初中的不到两成,最后进入高中的只剩下三五名“钢铁战士”了。

文革不久以后参加了省城一所农业大学的函授教育,专业是畜牧兽医,他虽然和我们一样是农民,但他已经把自己当作大学生来重视,意气风发地准备着将来做一名出色的兽医。于是我跟文革没有什么交流,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困顿和敌人。跟兴无的见面也很少,偶尔某个夜晚走到一起了,会发出意思差不多的困惑:天生我材怎么才能有用处呢?我们聊起过去外地挑煤,这好歹也是一份不用作田的工作,可以体现着我们的价值,但是我们无从下手——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需要挑煤工。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答案,我们很无聊,于是各自回家睡觉。

日子就这样风轻云淡地一天一天地在村子里飘过。我假装和天上的

行云一样漫不经心,随意行走;我也假装和家里的耕牛一样,甘愿俯首劳作,直至终老。

我们上兰村基本上是四面环山,好在南面有一条机耕道曲来拐去地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但是这条机耕道对我而言能够派上用场的不过三五里,之外,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涉足的理由。我希望与自己的县城发生点什么关系,我也希望与所在的公社(不久就改为乡)有什么牵扯,但有的希望其实是幻想,幻想的东西连屁都不如,屁还会有个引起旁人关注的声响。我最后将落脚点放在村民小组,我们这个自然村有四个小组,我所在的组组长的位置像天上的云朵那么高高在上,像田里的荷花那么惹人喜爱。但是很快,年迈的老组长(起先是生产队长)将这朵可爱的荷花送给了他的儿子。我的豪迈碎了一地。但是我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韩信梦想将来成为一名领兵打仗的将军,目标很直接且信心满满,而我想要某个管理仓库的小官,那是幻想中的幻想,所以不想,不想就等于若无其事。

我学会了抽烟,先是偷父亲的,一根两根地偷,偷多了也怕暴露。再是到村里的私人小店赊,除了那种两角钱一包的烟,嘶啦嘶啦抽得很过瘾。赊多了,店主见了我就问账,欠两三元的样子,问我什么时候还。我说快了快了,过几天吧。几天很快过去,远远地见了店老板,我拐弯就跑。我躲在无人的地方懒得思考如何还了店主的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能叫我怎么办?办法倒是有,村里有许多小年轻时常上山偷砍村集体山林里的木材,明里暗里地卖给外村需要的人家。这种有损人格的苟且之事我不屑打量,就算被店主追得满村躲闪,我依旧不会去弯下腰做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夜里我听收音机、广播剧、歌曲什么的,调来扭去,实在觉得无趣就翻书。翻书不等于读书,翻书是心不在焉的那种。有时我摆出写作的架势,希望一鸣惊人,冲出山村。鸡鸣一遍(有时两遍)时,被惊醒的父母会呵斥我赶紧睡觉。煤油毕竟要花钱的,父母心痛,我也拿不出买煤油的钱,于是蹑蹑上床,没有办法去思考明天该如何安放自己。上学的时候我没有觉察到

村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铁了心真正回到村子并彻底与学校、与外界失去联系以后,这才头皮发麻,感觉跌进了电影里常见的水泄不通的包围圈,生存下去很艰险,突围出去更困难。大多数情况下,我不知道村子里前前后后走出高中校门的与我年岁不相上下的人是否有四面楚歌的危机感。处在危机感当中的人,要么毫无战斗力,怯弱占了上风,于是举手投降;要么战斗力得到提升,做垂死挣扎。我既不怕弱,也毫无战斗力,时间肥得流油,将来由不得自己设想。人在很多时候无法主宰自己的去向。我在包围圈里看云淡风轻,明天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再说。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

二

年节的味道不断涌来的时候,父亲开始筹备来年开春乃至夏天的种子、化肥、各类农药以及塑料薄膜。父亲当家处事的风格,和他的性情一样,大体上是平平稳稳,不会有什么起伏和波浪。父亲有信心、有能力掌控家里的十几亩责任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打赢来年的春耕之战,他未雨绸缪,常常早于其他农户安排好必需的农用物资。家中日常开销,能省就省,能不用自然不列入计划,但备耕物资关系全局,再怎么拆借也要保证万无一失。父亲的稳妥和谨慎还表现在他记账的耐心上,某日开支多少,什么项目;借谁的多少钱,或者谁借了多少钱;给母亲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然后母亲找回了多少钱交给他手上;等等,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从账面上可以看出,家庭财政支与出,合情合理,安排得当。可以说,钱财方面,旁人打不了父亲的歪主意。父亲也从来没有想过不劳而获,一分一角,来自田地的产出,可谓分分角角都凝聚了父母的汗水。父亲当家主事的象征是那一串唯有他自己把控的钥匙。木楼上有个废弃的木桶,父亲要用钱的时候会用楼梯上到楼上,然后小心地打开木桶,然后打开木桶里面

的油纸包裹。

父亲满意自己的处事周到,劳动的扎实,家庭日子的平稳。他还满意自己的文化知识,比如方圆十几里地的人都夸奖他的毛笔字写得漂亮,对联作得好,能创作诗词,还能帮人家写家信、申请报告什么的。父亲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家中物用全都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自家人的名字,以免邻里之间互相借用的时候发生不必要的错乱甚至纠纷。厨房物件如碗、钵、盆等,写的是母亲的名字,其他农用家具则是父亲的名字,包括扁担、谷箩以及蛇皮袋,都能找到父亲的名字。父亲时常私下里跟我们交流说,别的门类不敢夸口,单就语文方面,现在的许多高中生真没学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拿不出像样子的字,也写不出有水平的文章或者对联。父亲的意思并没有几多的虚浮。父亲的性情总体上偏宁静,但在“合口味人”的面前,言语方面还是容易流露出对文化的理解与挚爱。

父亲当然丝毫没有要靠文化吃饭的念头,家中的田地才是他的主战场,春播秋收,起早摸黑,他乐此不疲。文化方面,父亲认为即使当一名民办教师,他也必将是一名出色的教师,而不像大队里大多数民办老师主要靠其父亲在大队当干部而谋到的岗位,或者靠着拉关系而从事了教学职业。父亲当然是小范围地泄泄愤而已,他否定不了别人,也无法改变自己。他说,他知道自己是个老实人,许多事情装不来、做不出,没办法的事,一人一性。

我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倒是希望能改变我,一大堆儿女当中,父亲认为我还是比较有读书方面的灵性的。他用“头悬梁锥刺股”来激励我的斗志,又说,考取了大学将来穿袜子、皮鞋,考不取呢,打赤脚下田,道理很简单。问题是我的数学思维与道理一样简单。我打赤脚下田以后,父亲迅速调整方向,说,有了田地就会拥有一切。

父亲的文化知识和书法,主要来自部队,他在部队待了八年。因为接二连三的各种运动,本村的干部写信去部队举报父亲母亲的成分有问题。

父亲八岁的时候死了父亲，他的贫困的小脚母亲居然成分不好。父亲因此几个夜里睡不踏实，从此落下了胃病。落下了胃病的父亲不久就因为成分问题而被退回到村子里务农。他希望文化知识能够拯救自己，他希望被人发现并派上合适的用场。那些个年月在乡村，文化是件紧缺品，父亲在不断的运动打击中，自身的文化也断断续续得到过启用：他当过小学教师，在公社负责过材料的采写，也进过公社的农具社做会计，起起落落，但贫穷一直相随，最后他像一名突围的战士，弹尽粮绝，精疲力尽，终究无法迈上上兰村这块天与地。父亲不得不向生活缴械投降，扑下身子与田地为伍。他不认为自己不够努力，只是时代的厄运四面包抄打击，令他无法招架。父亲作田，干一行专一行，他认为，梦想破碎，日子还得向前推进。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家里很快走出了饥饿的阴影。父亲当上了田地的主人，像久旱的土地迎来喜雨，顿时滋润开来，他有一种透彻骨子里的扬眉吐气。

父亲曾经的梦想和心中的号角，早已被现实悄悄地掩埋在村子里某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旮旯。他似乎冲出了人生的包围圈，眼界开阔，阳光灿烂，他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以手中的责任田为战场，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父亲很有把握地告诉我，只要手里有田，大家劲往一处使，我想要的手表会有的，想要的新棉袄会有的，就连老婆也会有的。我说，交了农业税，交了村提留，交了乡统筹，扣了农资成本，一年到头还剩下什么？父亲很奇怪我的不切实际不以田为根本的危险的念头，说，口粮不愁了吧？还总能买一些余粮吧？自古以来，莫不以田地为主心骨，谁抓到了田地，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任凭谁飞得多高，都不敢丢掉手中的田地。我们的乡党委书记作威不？他家里也不敢放弃责任田！我说，想办法在种好田地的同时做点生意或者开个什么店面？拥有了田地的父亲像怀抱一块霞光闪闪的金砖，对我的非分之想不屑一顾。

三

父亲庆幸自己冲出了包围圈,拥有了自由的人生空间,我却在包围圈里无法做垂死的抗争,我闻到了硝烟的浓厚却看不到一个敌人。全村几百人,人们不屑于打量县城,不需要进出公社集镇。村中间有水井,有小店,村外头有供烧火做饭的山林以及保证活命的田地,三里地的大队(不久就改为村委会)所在地张家有一家粮站,有一所初中学校,也有商店和生猪收购站,这是一个完善而又和谐的“广阔天地”。无论是谁,一辈子待在村子里,都能活命甚至借钱讨老婆成家。无论外面的世界情形如何,我的乡亲永远依赖着、信奉着自己的根基所在,几十年不变,几百年不动摇。他们没有想过也不敢设想居然有“包围圈”这么一回事。如果跟他们谈“包围圈”,他们会觉得好似大白天能够撞到鬼一样不可思议,也不存在,大路朝天,进进出出,哪里不可以行走?实际上,就连最近的景德镇市,他们也只有在命悬一线的时候才不得不勉强接触一下。

村里也曾经出现过另类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喜、中前两兄弟挣脱现实的桎梏,逃离包围圈外出闯荡,最后他们在景德镇落脚,服装生意做得得心应手,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能抵某一户人家作田一年的劳累所得。村里人像佩服游泳高手一样仰视这兄弟俩,但村民自己望着浩渺的水面却心生恐惧。大家一致的生存信条是:宁愿搂住码头洗澡,也不想摸着石头过河。

永久性的在某一个圈子里活命的人容易染上庸常的习气,庸常的人知道如何自保,那就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但十几二十年一个轮回,村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不甘于庸常的人会向平静的水面扔下一两颗石子,希望能激起一波涟漪乃至更大的波浪,从而实现自己的存在感。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位小青年赤手空拳冲出了山村。多年以后,这位小青年回村看望父亲,派头作风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穿

着光鲜光鲜的，见了谁都乐呵呵地打招呼，然后谦虚地敬上一支高档香烟。小青年走后，村里有了许多传说，大体都是正面的口碑，相当于中喜、中前兄弟俩的神话般的能耐，比如小青年的某一笔生意就能赚到几千块钱，这是某一户人家一年下来都不敢想象的数目。村里人不敢拿小青年来对照自己，不敢的事情就不去想，说笑之后继续下田做工。又后来，这位小青年不知犯了什么事进了监狱，大家及时拿来对照自己，人前人后撇撇嘴好笑：不安心种田，四处瞎混能有好果子吃？切。看来，突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非生即死。枪打出头鸟，风扫出头树，我的乡亲很明白这个道理。

我在村子里瞎混的时候，不敢拿文化当一回事。包围圈里有固有的思维，靠读书靠文化改变命运？好笑。全公社一年能考取几个？读过书的后生郎不郎秀不秀，种田不甘心，天上星星又摸不着，夜想千条路，白天不愿走原路，不如趁早下田顶劳力。

明天怎么办？我无法思考与预见，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我改变不了环境，环境可以改变我；我改变不了世俗，但我可以改变自己；我怎么改变自己，我如何冲出包围圈……这些问题都太高深与复杂，也太不着边际，所以我用不着劳心费神。我眯着眼睛察看云海的诡异和变化，顺着心路的走向构想各种图案内容。我没有任何办法在乎自己。只有年节告诉我，我又老了一岁。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每逢年节，就从来不认为自己长大了一岁，而是认为自己老了一岁，并逐渐老下去，老下去。我什么都不在乎，唯一恐惧的是自己与年俱增的老化。这种老化，挡都挡不住。大年初一，父亲会兴高采烈地送我两包香烟，这是年节的喜庆，也基本上是我一年的酬劳。父亲的考虑更深远，比如我将来讨老婆，钱从哪里来？首先要省俭，不够的部分再想办法四处筹措。

每天大清早的，乌鸦们就开始喧闹起来。

村子里有四五幢陈年的花屋、大屋，也有年代久远的祠堂，祠堂里的柱子需三四个成年人才能合围。可见很久很久以前，村子里也不是没有出